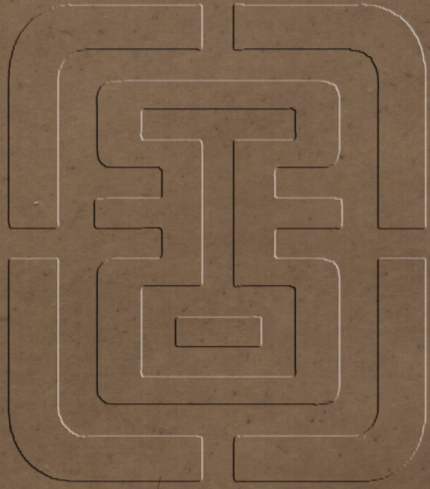




12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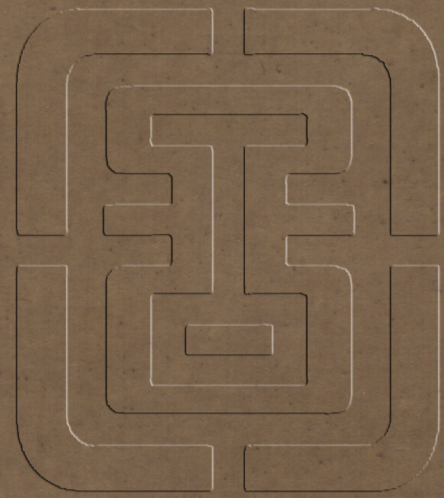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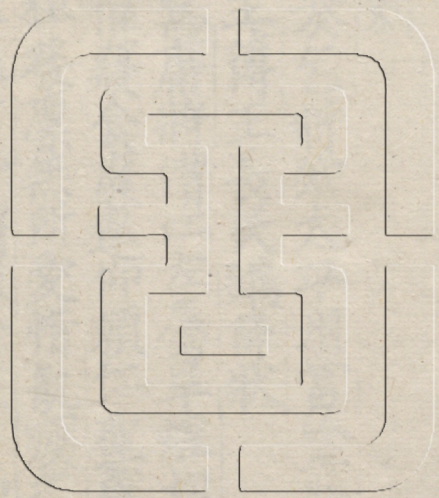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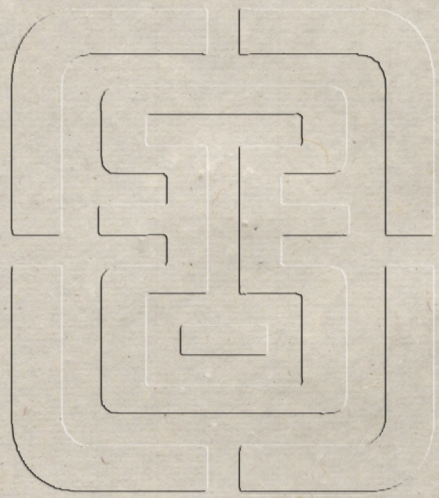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

七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二

對越甲藁

舉刺

奏乞將知太平州當塗縣謝湯中罷斥  
主簿王長民鑄降狀

臣猥以鷲庸將漕江左屬旱蝗相仍民物告病  
朝夕憂懼寢食靡遑仰賴仁聖盛明之朝哀矜  
元元蠲租發廩無所愛惜飢疲之氓賴以少蘇  
然某博采衆言皆謂艱食之日尚長迺續民命  
唯仰二麥故於八日間鑿板勸民種植且控請

于 朝乞撥降錢楮貸民糴種復慮報可之命  
尚澤亟以本司椿管錢一萬貫發下太平廣德  
兩郡委自令佐措置給借第四等以下耕農之  
家文移丁寧非不切至意謂近民之官必能恪  
意遵行未幾當塗之民乃有以給散不公詣臣  
陳愬者及臣以巡察荒政躬至當塗而來愬者  
俞巖蓋保正縣胥相爲表裏賄賂高行則有以  
一戶而獲數十十者囑託不至則有候伺累日  
而財得百餘金者推原其故皆由知縣謝湯中  
者身爲邑長略無惻怛愛民之心視監司行移

漫爲文具始則泛然付之吏手繼則一切諉之  
佐官致使吏姦恣行無所忌憚侵移詭冒色色  
有之臣以民訟至多不容但已遂將典押陳杞  
等械送州獄尋据勘到本縣元承州帖發下官  
會二千貫除節次給借人戶外餘錢西百二十  
三貫有奇皆係陳杞等擅行侵用或以入已或  
以供官甚而知縣料理考任主簿修造廨宇亦  
科縣吏出錢吏無從出則取辦于此臣竊考椿  
管錢物非准指揮不許支用臣以憂民之切不  
暇便文自營方自効于 朝乞正專輒之罪而

官吏乃奉行威裂如此今當舉行荒政之際若使官吏人人如當塗縣事事如麥種錢則凡陛下所捐以予民者皆將化為烏有矣整整生靈何所依賴臣除一面將勘到公吏照條施行外所有通直郎知太平州當塗縣謝湯中不職之罪實難倖免况料理考任乃其私事輒行科配吏人致使將官錢侵用其平時律已抑又可知伏望 聖慈將湯中特賜罷斥使州縣之吏咸知究心荒政不敢苟簡庶幾實惠得以及民實一道大幸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并申尚書

省御史臺諫院取指揮施行

小貼子照得當塗縣丞賈敷言主簿王長民皆同任給散之責二人者亦漫不警省縣吏持詭名之狀請判敷言等更不詰問便即支錢臣各已移文令其具析今契勘敷言之罪止是鹵莽猶為可知若長民者書生為吏乃於歲儉民飢之日拘新官合据獄司勘到陳杞等供稱主簿聽人吏李顯祖賈批貼告報本縣自押錄手分鄉貼司披寫人各名料納添助修造錢多少有差陳杞等無從擘劃遂

於麥種錢內擅支四十四貫以納本廳續又  
侵支四貫五百買物以犒匠者蓋今州縣之  
官凡百非泛用度率多敷配吏人相習成風  
視爲常事不思此曹果何從出若非浸移官  
物則必接受民財此風不除爲害非淺伏望  
聖慈將長民量行鑄降使官吏稍知警飭不  
勝幸甚

奏乞將知寧國府南陵縣丞李仁任罷黜  
廣德軍廣德縣丞馮統送部與徽祠狀

臣竊惟邑之有丞所以協贊其長治一邑之政

若乃狠傲而陵上昏耗而失職有一于此是謂  
負丞臣以廉察爲官豈容置而不問伏見宣教  
郎知寧國府南陵縣丞李仁任故參政彥穎之  
孫而澄之子也淳厚端良有秦祖烈輕儇浮薄  
厥有父風本縣去歲舊傷爲一郡最賑飢檢旱  
若抹頭然惟令與丞均當任責而仁任乃以彼  
檄爲名委其職而去外家數月恬若不聞畔官  
離次已爲可罪近以州郡文移督促始不獲已  
還任遷怒邑宰百端侵陵自典吏而下不時梓  
至其庭斷以大杖訊決動至數百械繫或至通

宵且以知縣妄用官錢偏申臺府及守臣張忠  
恕索曆驅磨縣家所用皆有去著仁任之言莫  
非詆誣臣考諸公論皆以仁任爲不直遂對移  
蕪湖縣主簿冀其少戢而仁任更無一字遵稟  
徑翩然以歸非惟不有邑長且不有監司矣臣  
所謂狼傲而陵上者仁任是也迪功郎廣德軍  
廣德縣丞馮統年迫桑榆志氣衰落間嘗攝邑  
頗之與聲近以本軍檄往平江般運制置司對  
撥米斛群情喁喁日望船粟之至而統乃以黠  
胥自隨縱其侵漁船戶錢物遂使船戶公爲欺

弊盜糶官米九七十餘石當飢民仰哺之際一  
勺一合皆為可惜統爲監臨官不能檢察以致  
散失米斛其多如此豈容逃責臣所謂昏眊而  
失職者統是也二人者一則少而狂一則老而  
繆俱難存留在任伏望 聖慈將仁任罷黜統  
送部與獄朝俾凡爲吏者知所警飭實一道幸  
甚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  
諫院照會

奏乞將知寧國府張忠恕亟賜罷黜

臣竊惟天災流行雖盛世不能免惟上而 朝

廷下而守令至誠以憂之盡力以秣之則民雖不幸而遇凶歲可使骨肉相保而無流離全其天年而不至殍踣以死昔人有云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仁人之於民譬雖髮膚有所不愛况其他乎富弼之在青州存恤流民如其家之子弟趙汴之在越賑饑藥病多出私錢蓋為君上收元元為國家固根本法當如此臣以駑劣將漕江東屬歲旱蝗民物告病仰賴陛下仁聖哀憫無告之民散財發粟以鉅萬計真可謂堯湯之用心而臣編察州縣間求其至誠側怛

恪意奉行者則何其甚寡未嘗不仰歎朝廷之至仁而咎官吏之不仁也間者蓋嘗以給貸麥種錢縱吏盜用而効一令矣又嘗以般運米斛縱吏為姦而効一丞矣若乃身為二千石而志不在民將朝廷賑濟之米指芻破用其罪有甚於二人者乃獨置而不問則是纖悉於小官而鹵莽於大吏也臣謹按朝散郎權發遣寧國府張忠恕以輕儆浮薄之資濟之以陰狡誕謾之術曩守雪川汙穢無檢為憲臣所劾僥倖獲免自以為能及來宛陵貪恣益甚開告訐之



門以陰求人過一詞胥墨牽連入獄有梟犯甚  
微而遭編竄者崇聚斂之政以傾奪民財極意  
剝削一孔不遺有逋欠無幾而遭估籍者邦人  
畏之甚於豺虎去夏亢陽種不入土臣以手書  
與諸郡豫講振荒事宜獨忠恕條畫燦然本末  
具備臣大喜過望亟下其所申於諸州俾視以  
為式居無何有自宛陵來者乃言其境內飛蝗  
塞路粟直翔貴州郡恬若不聞臣竊恠之何其  
言之工而實不副也近者循行太平廣德二郡  
其地與宣大牙相入薦紳父老多為臣言宣境

之民憔悴尤甚振恤之事殊未有倫傳聞鄰境  
散錢給米已至一再有恨不得為旁郡民者臣  
亟馳書提舉常平李道傳問其故道傳復書以  
為宣之六縣地最大旱最甚前後所申最詳而  
事最不舉臣謂道傳此言實深中其病而忠懇  
方且哀類成帙一一記載若已記事之為者臣  
得而讀之則虛詞多而實事少略於給散而詳  
於勸分其間有月濟二日糶四日者濟米出於  
官司糶米取於上戶官司所惠既微而上戶之  
米又盡充官糶不知自餘自分細民何所仰食

未幾承常平司牒稱寧國府昨蒙 朝廷撥賜  
轉般倉并義倉米凡十一萬七千三百六十二  
石而本府檢下諸縣為賑濟用者止五萬六千  
二百四十六石其餘六萬一千餘石未見去著  
遂行疏問忠恕雖巧為分擘回申而氣餒詞窮  
不可掩覆姑擿數項言之如諸縣合糶人戶已  
將勸分米充數矣而忠恕復於賑濟米內重疊  
支破在城安濟坊孤老并諸縣乞丐人已將常  
平米給散矣而忠恕復於賑濟米內重疊銷說  
兩獄罪囚土軍編管等人并家累重大官兵月

糧口食州郡自當措辦而忠恕亦於賑濟米內  
拘留其他虛支大破色目非一猶且攤布不行  
復將二千三百七十餘石指為灰蛀欠折之數  
不思上供綱米係嘉定七年新收而義食米亦  
近常平司委官覆實灰蛀欠折何至若是之多  
公為誕妄一至於此原忠恕本意自謂文移眩  
惑可以欺人冀將官米暗行乾沒不虞道傳單  
車入境盡索文歷鈎校條析具得其情倉猝報  
應姦狀畢露蓋其平時習氣以此為常當晝攫  
金無所忌憚獨不念一郡數十萬生靈嗷嗷如

在溝壑陛下不惜太倉之積揀之於垂絕之中為守臣者縱不能有所附益其忍為侵漁之計乎且朝廷至嘗因忠恕之請頒祠牒截綱米以贍州用矣借令經費猶或不足夫豈他無擲節之方何至紛飢民之臂而奪之食其亦可謂不仁之尤者矣况荒政之行當以賑濟為主勸分為輔蓋有司不惜官廩以惠民然後可責富室不私藏以惠鄉里今忠恕於朝廷所賜則妄行破用於民間所有則根括無餘形迫勢馳一切不恤考諸民詞有家產僅千錢而勸令

認米四百石者有因公事至庭而罰米數百石者民間畏其震駭止得僥倖聽從抵忠恕所中六縣人戶認米凡十二萬八千九百餘石苟非以無道行之其餘致多若是乎如涇縣士瘠民貧所科亦一萬一千四百餘石忠恕尚怒其少形之批判必欲其急作措置否則縣官按奏黜責典吏刺配嶺海是趣迫官吏使之毒民也以忠恕之政無善狀士大夫皆謂豺狼不問責實存臣而臣獨容忍久而未發者尚欲責以揀荒之效故也今察其所為決無可望之理而春夏

之交青黃未接正是民飢之時必待其餓莩累  
累死亡枕藉然後舉劾其亦晚矣臣與憲倉二  
司雖分州措置荒政然於官吏臧否則自當通  
察用敢不避仇怨疏其罪狀以聞伏望 聖慈  
將忠恕亟賜罷黜令提舉司將元撥賜米斛一  
一驅磨實數申尚書省仍乞下臣此章戒勵本  
路州縣凡奉行荒政之吏各當仰體 朝廷之  
至仁毋效忠恕之不仁其有沮格 上恩俾澤  
不下流坐視民飢而極揅不力者並許監司按  
奏重寘之罰庶幾民命可全而和氣可召實一

道大幸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貼黃臣竊見忠恕以峻急苛暴之政歛怨於  
民去歲之秋宛陵之士有條民怨十事以示  
臣者蓋謂租賦之法自正數外一毫不當多  
取所以編之版籍給以牌由依數輸納以為  
一定不易之制而本府則不然牌由內明書  
紬一寸則科納一尺明書紬一尺一寸則科  
納二尺明書綿一錢則科納一兩至於和買  
紬絹亦將零寸責令盡納整數其怨一也本  
府受納夏稅秋苗不用文思斗斛而用私製

寬大斗斛兩歲以來加增收耗尤甚於前總  
而計之不啻多量一倍以上受納官隨印申  
府乞委官般量將加增收到之數爲出剩以  
獻開場未幾所收出剩已可補足正數便行  
出榜責令入戶重價輸錢以歸府用其怨二  
也入戶輸納去年折苗錢以一石爲率如納  
私米通用米二石二斗了納如納粳米通用  
米二石了納今年六月十一日以前私米每  
石八百文足粳米每石一貫文足更有官收  
水脚等錢共五百文足只合通計錢二貫五

百文足而官司估價每石納成三貫四百五  
文足則是每石多取民錢一貫文足其多收  
折交錢大畧亦同其怨三也他如公庫旣造  
酒宅堂又造酒責令官吏沽賣以挽奪贍軍  
正庫之課額一有虧欠官員動遭責罰公吏  
例行決配而官吏怨坊場河渡之改闕者不  
任興開虛負官錢無可償納家旣籍沒身復  
監留緩濟如鬼猶不釋放而坊戶怨宗子降  
生陳乞公據者逾年而不行陳乞起支者經  
年而不予近又拘例坐倉囤糴孤遺米并以

酸淡官醞折支料錢而宗室怨軍人預借春  
衣錢每名抑支官酒七升虧折甚多禁不敢  
言而軍士怨中產之家有因科配賑糶破壞  
家業而怨者有為戶長以逼催逃閱稅賦鬻  
產代輸而怨者有無辜遭罹刑辟編竄他州  
骨肉離析而怨者臣始聞之猶疑其言之過  
尋來衆論皆謂信然方陛下宵旰勤民惟  
恐一夫不獲其所而忠怨身任近番敢為殘  
忍以結怨于下至於此臣以按察一道為  
職倘不亟加論奏使忠怨僥幸善惡或反叨

陞擢外臺耳目其將為用此臣所以不敢嘿

也伏乞睿照

嘉定九年二月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張忠恕與官見仍令江東

提舉李道傳日下起發前  
去時暫兼權寧國府事

因明堂赦薦趙監撤

臣等伏讀嘉定八年九月辛未明堂大禮赦書  
丙一項應士人有節行才識學術素為鄉里推  
重不求聞達者委監司帥臣同加搜訪每路一  
二人仍與本州長吏具從來所為事實所通學  
術連街結罪保明聞奏即不得已常材備數委  
三省再加察訪如所舉不妄特與權用仰見

聖朝網羅遺逸之意臣等朝夕傳訪期所以稱  
塞明詔之萬一竊見文林郎監潭州南嶽廟趙  
蕃 元祐故家學有源委識慮深遠節操清高  
蚤歲得官臨事有五年逾四十即上祠請隱居  
求志垂三十載矣安貧處約泊然無營少工于  
詩晚益平澹身雖閑退而愛君憂國之念未嘗  
少忘其在州里誘掖後進一以孝悌忠信為本  
蕃雖名在吏部然其行誼學識素為鄉曲所推  
不求聞達正應詔旨臣等既深知其為人又其  
家居適在所部庸敢輒以名聞伏望 朝廷更

加察訪如臣等所舉不妄即乞特加旌擢以厲  
士俗其於世教蓋非小補謹錄奏聞伏候 勅  
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照會

薦洪運管等官狀

臣一介迂愚濫將使指理財弊訟職務寔繁所  
賴僚屬相與協濟竊見承議郎江南東路轉運  
司主管文字洪老華天資樸茂學問淹該居常  
務自韜晦不以已長示人而徐考其所為則言  
行相副表裏如一曩宰衡之茶陵適值儉歲疫  
心拊字民無流亡至於應辦和糴招募效用皆

不擾而集諸司嘗以政最刻聞于 朝甫及期  
年以內艱去邦人父老懷其遺愛久而不忘繼  
宰信之上饒以惠利為政如在茶陵時然其恬  
退自將安於平進故知之者少臣謂如彥華者  
若如進用俾究所韞必有可觀從事郎前江南  
東路轉運司主管帳司趙彥覃賦性敏明特身  
潔白鄉為鄂州錄參日其年尚少已為吳獵詹  
體仁所知日以佳士其在漕幕宣力最多振荒  
以來朝夕講究如已休戚臣以廣德兩縣蓄傷  
尤甚九月間即令彥覃前往與本郡守二圖所

以極救之方而能悉心盡瘁不憚勞苦凡所以  
區畫多遺事宜給散有方人被實惠臣比循行  
至郡士民稱之如出一口聞其滿替皆願借留  
臣謂如彥覃者若實之煩劇俾效所長亦必有  
以自見臣於二人者察之既熟又皆當代去儻  
不亟加論薦是謂殺賢庸敢冒聞以備采擇伏  
望 聖慈將彥華彥覃特賜旌擢若後不如所  
舉臣甘坐之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并申尚書  
省御史臺諫院照會

奏乞將新知寧國府陳廣壽寢罷新命



臣伏覩進奏院報陳廣壽差知寧國府尋復有旨趣令之任臣竊惟江東一道自晉宋以來號為重鎮者金陵宣城而已有唐之世以宣為觀察府而屬郡隸焉肆我孝宗龍飛陞揭府號蓋其疆場之廣原生齒之蕃庶地望之雄重大抵丑於金陵故為親王執政偃藩均佚之地而自十數年間廼有凋郡之目臣嘗博訪士大夫皆言此邦本自富實頃緣郡守不盡得人或廉隅不立而封殖其私或用度亡節而糜於浮費故其事體浸不逮昔今誠得一索已奉公之守

行節用愛人之政源流本末以漸講求則財計不患其不充公私不患其不裕今者郡守闕人臣意陛下必將妙選循良以幸此州而改命再三乃得廣壽廣壽貪殘之迹人所共知其在臨川尤為暴橫清修之譽幾聞纖毫白奪之名交播眾口近因漕臣之言斥使去郡天下莫不共難朝廷從善之速而或者猶恨議罰之輕今曾幾時遽有此命夫撫之與宣雖均為名郡然其大小輕重要自不同使廣壽在撫以善最聞其褻遷不過如此夫既嘗敗績於撫矣其可

復使守宣乎既不能以善治撫矣其能以善治  
宣乎故自除目之傳公論籍籍如出一口况是  
邦新罹前守之虐民之被禍蓋匪一端至於開  
告訐之門興羅織之獄無罪而籍資產非辜而  
罰贓錢善良之家必此破蕩者甚衆自李道傳  
被命承攝乃始以次蠲除斯民浸有生意側聞  
廣壽在撫之日如前數事色色有之而其兇暴  
尤出忠恕之上今忠恕甫去而廣壽寔來所謂  
逐虎逢狼害將愈甚抑何宣人之重不幸也臣  
非不知國家用人務在含垢過而能改聖賢許

之然大體可稱則一青難廢不幸有過則自新  
可期若廣壽平生屢遭彈劾起家為郡當知

聖朝拔柱之恩而貪暴亡狀迺更甚於疇昔其  
不可望其改過也明矣臣若顧避不言坐視千  
里之民再被塗炭豈惟下愧百姓實亦上負

朝廷况今明良會聚之時進退人材率采公議  
刻印鎖印曾無留難何所疑畏而不亟論奏伏

望 聖慈將廣壽差知寧國府指揮特賜收寢

別選賢牧以惠一方庶幾凋瘵之甦獲遂蘇息  
臣不勝至願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小貼子臣竊聞士大夫之論或以寧國為破  
落州郡非材健之吏不能興起臣嘗體訪本  
府財用之數頗得其實若量入為出自足友  
吾使為郡守者曩不妄取儉不妄費决無用  
度不給之理初不待以健决之人一切之政  
然後可為伏乞處照

按奏寧國府司戶錢象求狀

八月

臣竊惟方今 仁聖在上愛養元元若保赤子  
凡百有位皆當恪意奉承使德澤下流鰥寡得  
所然後無負 朝廷為民置官之意而臣所察

州廼有顯恣妄為貪虐相濟大吏以虎狼之威  
搏噬於其上小吏以狐鼠之姦跳踉於其下輕  
蔑國憲荼毒民生者臣儻不以聞則為失職昨  
據宣城縣百姓施良陳懇知寧國府張忠恕妄  
行抄籍家財本府司戶錢象求乘勢收擄錢物  
等事臣亟索府案并追推吏張翼司戶聽吏汪  
澄送上元縣根勘見得施良與兄施恭各居歲  
久至嘉定三年施恭與男施耕同充本府軍資  
庫子侵盜官錢事發配籍其在獄之日即無一  
詞連及施良其後施耕自配所逃歸匿於宗子

趙通夫舍娶于施良，貸錢物不能一一盡從。自此浸成嫌隙。又緣本府追捕處軍嚴急，遂生狡計。以知府張忠恕見揭榜召人實封告訐於是，撰造虛詞，請府陳告稱：父施恭曾有官會七百餘貫，并金釵銀錢等物，寄施良之家。忠恕欣然視爲奇貨，不待究實，徑差司法前去封籍其家。仍就追施良送獄，當盛暑中，百端鍛鍊，勒令招認隱寄情罪。盡將財產估賣填償，計其所直凡數千緡。忠恕猶以爲未足，復將其墾田產併行沒官，展轉推求，尚且未已。又謂其女不應輒

妻宗室婚嫁數年，且嘗有子，必欲一旦化離，其爲不仁，孰甚於此。臣竊考國家立法，唯胥吏犯枉法自盜，贓畢至流以上者，乃許籍沒。施良家本編氓，初無過犯。雖其兄姪嘗遭黥隸，然異居折產，辜不相及。借使真曾受寄錢物，揆之三尺，不過斷罪監償，亦無籍沒之理。况施耕所告元無實跡，又涉累載，已被赦恩。忠恕志在得錢，遂併國家之法，令朝廷之赦恩，一切不顧。且自古及今，未聞有止張告訐之詞，遽將人戶封籍者。亦未聞有先封籍而後進人者。蓋忠恕

之心沉溺姦利民間訟愬稍涉錢之一字便欲攫而取之何暇更考虛實姦猾之徒窺見此指凡其所欲陷害必曰某人罪當罰錢某人辜當籍產忠恕一一施行被誣之民無能自脫者如保正王椿以受船戶繳引錢四貫八百爲人所訐而籍其數萬之貲竹木牙人劉剛等以多收商旅牙錢爲人所訐而罰令納錢三千貫諸如此類非止一端案牘具存可以覆視江東去歲旱蝗宛陵爲甚群情洶洶幾不聊生爲郡守者方且大開告訐之門數興羅織之獄奪斯民仰

事俯育之具而供其侈費妄用之資臣所謂大吏以虎狼之威搏噬於其上者忠恕是也當施良被籍之時司戶錄象求實受府徵估賣其財產因得狹城社之勢以行其穿窬之謀鷄鷄孳孳畜則享之以饗從人縑帛軟細則卷之以歸私室據廳吏汪澄從稱有未上帳之物係象求般去者十餘件如櫛較燭炭綿錢紙札之屬是也有物重估輕象求以詭名買去者數十件如縑改衣物髹器之屬是也以至館客婢僕亦皆紛然收買名雖酬直無異白取獨不念無辜被籍

之家寃痛方甚乘時攘竊豈所忍為臣所謂小吏以孤鼠之姦跳踉於其下者象求是也忠恕前已予祠臣不敢更乞行遣但其違法毒民之狀臣既考驗得實不敢不告于朝象求以此貲入官人品猥下而敢為貪墨如此儻令僥幸漏網則繼此塵點仕路必將益肆其姦伏望 聖慈特賜重行鐫罷求不得與親民并職曹官差遣使州縣小吏少知所懲實斯民幸甚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照會  
薦本路十知縣或績狀

臣等竊見江東一道為縣四十有三而號為難治者居其大半蓋上供送使為數寔繁胥椿版帳率多白糶為令者朝夕惴恐惟財賦不辦是憂至於撫循疾苦伸理寃滯往往視為弗切上下循習謂之當然有能於煎熬之中少施寬裕之政不專以摧科為急而以字民為心其在臣等所當激勸今來諸物論得十人焉謹具列于左頌至奏聞者

宣教郎知徽州歙縣馮特卿器資清俊學識  
通明到官以來孜孜所職至誠篤實一意

在民催科有方不擾而集縣民程暉之子  
為盜所殺蹤跡曖昧莫知主名臣某委之  
緝捕乃能多設方畧日夜究心曾未數月  
罪人斯得姦兇盡言伏寃結獲伸考其風績  
可為本道之最

奉議郎知饒州鄱陽縣趙汝俞天族之英篤  
志為善清修雅淡有儒素之風當官而行  
不為阿徇廉靜無擾田里安之

宣敎郎知信州弋陽縣柴景望學校舊人雅  
有士譽彊毅自立卓犖不群弋陽近歲烟

弊日甚自其到任極意爬梳結立義役以  
革紛爭賣弄之弊優卹戶長以除科較代  
輸之苦裁央獄訟一出至公人情翕然稱  
為賢令

宣敎郎知信州玉山縣程榆天資靖重心術  
端良壯官之初遭郡守趙不據務為苛暴  
官吏重足而立同時諸邑鮮不逢迎榆於  
其間獨能弗改常度慈祥豈弟藹然有循  
吏之風去夏邑境洪水驟至榆方在告力  
疾而出巡行拊勞不俟申請捐公錢以予

民賴以全活者甚衆

宣教郎知池州青陽縣許漢學問淹該材力  
彊濟池之諸邑曩因宣限困於預借溪始  
至官筵逢儉錢朝夕勤瘁如理家然既償  
舊逋又免新借邑之瘡痍於是一洗亦賴  
以少紓蓋有功於此邑者

宣教郎知太平州當塗縣王洽故侍講師愈  
之子天資粹雅操行潔修其爲邑也心乎  
愛人用刑督賦常有不得已之意士民稱  
誦翕然一詞

承事郎知寧國府宣城縣尤燭名家之子生  
長見聞宣城夙號煩劇燭材力精敏治辦  
有方務以恩信及民不爲昔猛歲遭旱饑  
推行荒政曲盡其至殄除蝗孽宣力尤多  
臣等每因百姓至庭試加訪問皆稱其賢  
已矣之訟番訴絕少

承議郎知建康府溧水縣俞遷老成詳練通  
知物情其治邑以省事不擾爲本人甚安  
之

奉議郎知池州貴池縣蔡汝揆廉謹自將精



勤不懈奉行荒政能盡其心

奉議郎知池州銅陵縣魏執中持身恪謹爲

政寬和始終如一有可稱者

右臣等所部縣令之可稱者雖非止此十人而得諸見聞間有未審者不敢遽加論薦自特卿而下人品高下亦各不同大槩主於字民則均在可取之域故臣等輒效舉爾所知之誼伏望朝廷特賜甄錄若後不如所舉臣等甘坐繆妄之臯謹錄奉聞伏候 勅旨

薦知信州下黼等狀

右臣疎庸一介誤蒙 陛下付以外臺耳目之

寄嘗竊自誓以爲臧否人物其責非輕倘一毫輒徇其私則內愧此心外慚物議臣雖甚愚實所不敢徃者蓋嘗以公論弗容而劾數吏矣今部內之官有爲公論所予而嘿不以聞何以逭蔽賢之罰臣竊見朝奉郎知信州軍州事丁黼性本誠實學有師傳修身立朝物論素所推許今爲郡守曾未數月循良豈第之政已流聞於四方朝散郎通判建康府事曾若昇天資耿介履行端莊出自名家老於州縣精明峻潔意氣

不衰承議郎提領建康府戶部贍軍酒庫所主管文字李宋性行粹溫規模詳績早親師友多所見聞澹然自持不為苟進奉議郎分差建康府諸軍糧料院楊若行方識遠論正氣平靜重自將耻為表襮從政郎建康府府學教授楊邁篤於問學副以詞華心術端良操守無玷此數人者雖其職守不同然質諸衆論皆所謂君子之才非區區擅一長辦一職者之比用敢仰體清朝急賢之意各以實聞伏望 聖慈特賜甄擢儻一詞繆妄臣甘伏罔上之誅謹錄奏聞伏

候 勅旨

申尚書省乞將饒州司戶趙時仲罷任狀

照對本司今月初六日承浙西提刑司牒稱有

平江府寄居趙訓即廬州將領趙磻夫有婢阿

郭出嫁與城居百姓李五為妻既嫁之後仍復

不時取歸至則奇留去則復取其淫穢猥下士

大夫之所耻談逮其舅姑與夫不容其往趙忠

訓不勝一朝之忿同乃子趙司戶親戚沈元龍

帶領童僕十七八人直至李五之家肆行威力

毆其舅姑壞其門戶碎其什物強取阿郭以歸

幾同劫盜蔑視官府畧無忌憚本司送獄根勘  
得實已將陪涉人各行斷遣外照得趙將領趙  
司戶皆係見任官不在任所供職而歸鄉橫行  
街市情理無狀且阿郭乃將領司戶聚斂之人  
獄司已盡得其情狀以其事醜穢不欲盡情根  
究然則離任而共為聚斂不得聚斂而輒肆兇  
橫其可乎將勘到情節備牒饒州及江東諸司  
請差人前來平江府追取趙司戶時伸還任本  
司除已施行外竊見迪功郎饒州司戶參軍趙  
時伸身為椽曹職在倉庾畔官離次已是罪人

况父子聚斂尤為可醜不加懲治無以厲其餘  
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將趙時伸罷本任以為  
小吏不知靖共者之戒須至申聞者

奏乞將新知徽州林琰寢罷新任

臣以非材謬蒙超除將漕江左一道休戚責實  
在臣視事以來日夕兢惕常恐玷澄清之選孤  
臨遣之恩竊見所部徽州地瘠民貧曩經回祿  
之災舊觀未能盡復春夏以來亢陽為雲雨澤  
未決人情憂危正賴賢二千石悉心撫摩庶無  
流離饑莩之患今在任守臣趙師端除丞大府

下政霍權得請奉祠日望朝廷遴揀良牧以幸  
一方比覩進奏院報已差下林琰琰平生素履  
臣不熟知第聞昔為臺諫之時頗有交通關節  
之跡若子與壻請囑紛紜至今都人以為嗤笑  
夫身在三朝至近也職居言路至嚴也以至近  
至嚴之地猶徇私弗顧如此若付之專城之任  
寄以千里之權必將政以賄成刑放于寵新安  
之人其何賴乎况今旱苗之餘正以講求荒政  
為急琰嘗兩守偏郡治聲蔑然必不能推饑溺  
由已之心解百姓倒垂之厄臣欲俟其到任然

後考察以聞重惟琰嘗歷從班州郡將迎費耗  
必倍用敢先其未至冒昧有陳欲望 聖慈將  
琰差知徽州指揮特賜收寢別選循良之吏惠  
此凋瘵之民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 勅

旨准嘉定八年六月十二日省對三省同奉聖旨別與一等待闕州郡差遣

奏乞將太平州通判韓楚卿罷免

臣竊惟通守之職所以閑決郡條苟非其人必  
至貽害千里臣近據太平州申通判時子懋任  
滿新通判韓楚卿已到任交割職事臣竊見楚  
卿依憑城社旁若無人訟檄之日居多在官之

日絕少由此縣道敗壞貽患後人推其源流蓋  
自楚卿始當塗名郡地望素高加以早菑之餘  
講求荒政正賴得人相為協濟如楚卿者  
實不堪任伏望 聖慈將楚卿罷免或與祠祿  
別差作邑有整績人通判本州實一郡之幸謹  
錄奏聞伏候 勅旨

差主管台州崇道觀任  
便居住理作自陳餘依

准嘉定八年六月十六日  
省劄奉

聖旨依韓楚卿

申尚書省乞將樂平大通監稅鑄罷

六月

某竊聞先儒程公顯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於  
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今公卿大夫之子弟若右

列之初仕者大抵先歷征商征商之徵似非親  
民比然寬厚廉潔者為之則民之蒙利必多暴  
酷貪婪者為之則民之受害亦衆益知先儒之  
言可信不誣其比以巡歷至饒州樂平縣有進  
士程林之百姓鮑貴卿等訴本縣監稅進義副  
尉王昂之不法事凡數十狀某初未敢謂然遂  
檄弋陽主簿王胥體究其實乃知昂之以貨入  
官天資狂恠監司有以為材者俾攝尉職由是  
恣為暴橫旁若無人其催科則將絕之稅袞  
入催帖勒令人戶代輸有送納少遲則於大雪

之夕橈其衣以當錢監留不放幾至凍死者有連日比較遭大杖七次荆劄雜下幾無全膚者其稱呼則以荆院直閣自名百姓陳詞誤覆省幹而訊其手背掌心者其行轎則必欲市民起立有倉猝不及而摔至務廳綱吊決撻者邑人為之語曰寧逢三峽虎不直王監務則邑之暴酷可知矣又因巡歷至池州有銅陵進士蔡奭百姓曹汝迪等訴大通監稅承節郎李揚不法事凡數十條其亦未敢輕信遂將專攔數輩送獄鞠治乃知其信任胥徒苛征商旅米麥之

屬在法不許收稅則巧立名色虛唱數目以取贏五里之外在法不應捉稅則刑立纂節多差巡船以邀截陰與吏人相為囊橐日令買物供應庖厨魚肉茶鹽皆有定數饗餐之行無所不為据獄司所勘專攔所供揚前後受吏人錢以數百千計侵盜官錢為數尤多則揚之貪婪可知矣其見其罪狀甚明已將昂之對移信州指使揚對移池州指使二人者既皆獲罪於民難以復還本任伏望 朝廷特賜數奏將昂之揚並與鐫罷以為州縣小吏暴酷貪婪者之戒謹

具申尚書省伏乞指揮

嘉定八年八月廿一日省劄奉 聖旨王昂

之李揚各降  
一官資餘依

申將寧國府南陵縣尉汪相如罷職事

某竊聞士之行已篤實為先吏之臨民廉潔為本二者既虧雖小有材亦不足貴矣伏見迪功郎寧國府南陵縣尉汪相如少遊場屋頗有雋聲挾其寸長不修士檢居鄉之日把持縣吏脅之至死械繫于獄久之始脫浮薄無行鄉人鄙之及來南陵殘棄法守窶戶有欠城墉未納者縱容弓兵抑取錢物窶戶不勝其苦而縊死僧

有為豪民所訟者復遣弓兵要索賄賂僧不堪其虐而又縊死漕臣章良肱欲劾治未果而良肱去自當修飾以蓋前愆而桀驁不悛貪婪如故本司職兼督察郵傳以南陵管下舖屋敝壞令本縣截撥合解錢措置修葺相如偶攝縣事乃數隅官出木保正出瓦遂欲奄有官錢以為已用隅保既不應命舖屋亦不復修某到司之始即追其廳吏問官錢去着相如占留不遣者累月某以其庇吏而拒監司已對移太平州監酒迹其貪暴難以令還故官伏望 朝廷特賜

指揮將相如罷免使痛自懲艾未必不為君子  
之歸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指揮施行

准嘉定八年九月四

日省劄奉  
旨相如放嚴

聖

申將前知建康府溧陽縣王崇錫降事

臣聞天下有幸免之吏則必有不幸之民夫為  
吏而不良法之所宜絀也宜絀焉而以幸免則  
凡不良之吏知罰之不及已將安意肆行而亡  
所忌欲民之不受弊得乎臣謹按通直郎前知  
建康府溧陽縣王崇者所謂不良之吏也臣始  
至官已聞其繆及試之以事則宜枉者直當白

者黑蓋其為人惛惛不辨吏以為可崇亦曰可  
吏以為否崇亦曰否顛倒實亂不可枚舉姑披  
其大者言之三歲推排國家之令典也江東州  
縣因循不舉者十六年版籍濶殺貧富易位比  
者提舉常平李道傳始請于朝而推行之縣邑  
得人者往往升降適宜民賴其利其因不平而  
致訟者間亦有之然未有如溧陽之甚者也臣  
之未至詣胡槻而懇者已數百人臣之既至詣  
臣而懇者又數百人蓋崇志不在民一切付之  
隅保吏胥之手飛走賣弄聽其自為需求如志



則以上等之戶降而為下等賄賂不至則以十  
金之產增而為百金牒訴紛然一不受理遂使  
冤憤不平之氣無所發泄今日聚眾圍保正之  
家明日聚眾撤戶長之屋如惠德鄉之蔣大和  
來蘇鄉之史萬二奉安鄉之管千六明義鄉之  
芮六五允定鄉之倪德隨鄉之李五三仙壇  
鄉之朱七十替賢鄉之周省五等同時並作多  
者數十百人持杖敲吹縱火拋石室廬器物為  
之蕩盡桑柘竹木為之一空甚者刃傷其人驚  
死其老幼棠既不能彈壓巡尉遣兵收捕或為

所執縛棠亦不能誰何一邑囂然幾至生變臣  
與守臣劉渠亟下本縣較不公之籍人情始定  
爭聞始息推原其故皆棠之昏繆不職有以致  
之而畧無一言肯自引咎因繫纍纍充斥犴獄  
臣屢移文督其勘結而視之蔑如其竊考其人  
微寸長可稱而宰邑遂滿三載者蓋其貲產富  
厚甲于宜興其跋秩也以此求薦其居官也以  
此求援故與之為地者眾而僥倖至今臣若頌  
避怨仇遂使漏網則所部四十餘縣皆將曰不  
才如棠不職如棠而以善去顧何所憚而不為

非乎臣愚欲望 聖慈將崇特賜鑄降永不與親民差遣以示至公以懲不恪實一道幸甚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

照會

嘉定八年九月四日省劄奉 聖旨王棠降一官杖罷

申將文林郎監江東轉運司寄納倉張錡

重行追奪等事

照對本司寄納倉在太平州蕪湖縣某昨因巡歷至本縣有百姓湯執中者詣某陳告本倉合干人湯文等盜糶官米其即送蕪湖縣追究尋改送江寧縣鞠治乃知監倉張錡持身不謹無

以檢下故使本倉之吏紛然而為姦據專知邵維斗級尹茂聽子夏震攬戶孟三二等供招監倉張錡累令夏震往孟三二家借錢入已使用前後通計七百五十貫文及孟三二以索逋為言監倉張錡乃令邵維許以將來受納每石減饒耗米五升以折逋所欠其後孟三二攬到人戶苗米赴倉交納凡一千七百餘石遂如元約減饒過耗米八十五石有奇其已將夏震邵維等從條斷遣訖竊見文林郎監江東轉運司寄納倉張錡以門蔭得官宜知愛重顧乃莪棄法

守隳壞庶偶輒於攬戶借貨錢物又以官米准還私債考之具獄衆證甚明揆之三尺辜犯至重若使幸免則凡貪贓之吏何所畏而不爲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將錡重行追奪仍罷本任以爲來者之戒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小貼子竊見本司寄納倉監官自嘉定二年以來有修職郎王佐才承直郎許如川者皆以贓敗論罰非輕而後來者仍前違犯蓋緣監官雖隸本司其到罷即不經由本司批書印紙不問有無結繫徑自離任若泛然不相

統屬者故往往敢爲欺弊旁若無人欲望

朝廷特賜指揮今後寄納倉監官到罷並經由本司批書印紙在官無違闕方許赴部注授是亦關防之一端伏候指揮

嘉定八年九月四日省劄

奉 聖旨張錡係兩資放罷餘依小貼子內事理施行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二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二

對越乙藁

奏劄

甲午二月應詔上封事

臣恭覩正月一日御筆令內外小大之臣悉

上封事凡朝政得失中外利病盡言無隱者臣

愚不肖往者陛下龍飛五位召自長沙一對

便朝再侍經幄玉色粹然顧訪其寵臣於是時

仰窺聖學之高明已知為不世出之主矣狂

疎妄發自速臯愆投迹山林繫念宸極一飯弗

舍此心如丹 陛下以天地之仁不棄小物復  
技拭而使令之政雖捐軀未足論報而天佑我  
宋默啓 聖心躬攬大權更張廢政乾動雷發  
觀聽一新方且勞謙弗居親御翰墨誼告中外  
凡曰臣子皆許盡言伏想薦紳之士洋洋動心  
直辭正論交進闕下况如臣者受恩思報其敢  
忘言而伏念旬時未知所以言者邇者竊聞京  
湖帥臣以 八陵之圖來上 陛下恭覽再三  
悲喜交集命卿監郎官以上讀省恭眡集議以  
聞蓋將稽按舊章遣使朝謁以慰 一祖 六

宗之靈而遠方傳聞未知其的或謂 人以何  
南歸我而 朝廷因有經略中原之謀審如所  
傳是將復蹈 宣和之轍也日夕恐懼不知所  
云及觀從 臣集議之辭乃知 朝廷之上務存  
審重遣使一節猶不敢輕經略之謀斷所不苟  
然臣區區猶以為憂者蓋強虜暴興接我疆場  
虎狼之敵近在藩垣應接少差事變難測臣自  
嘉定四年國信使余燦歸自燕境適因面對論  
金虜必亡者三中國當圖者二其後叨塵柱史  
宿直玉堂中夜以思惕然不寐亟陳析天永命

之說未幾銜命聘虜道梗莫前歸對延和深陳  
所以備敵之策既又直前奏事謂彼能越三關  
之阻以攻燕豈不能踰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  
盍圖自立之計以謹未然之防而一時憚人交  
相姍笑臣以孤直不勝衆諛因以便親白外而  
去陛辭之日猶獻數言及在江東復上封奏舉  
宣和之十失願今日之深懲蓋臣愚忠知國家  
異日必與之鄰既與之鄰安能無隙既與之隙  
不免交兵執所必然理當豫慮故不敢徇衆人  
之所忽而獨陳私已之深憂欲於未雨之時大

為徹桑之備距今二十有餘年矣不幸故相諱  
聞人言獨任私智凡臣所陳一不訾省乃今中  
原無主遺黎思 宋掃清河洛茲惟厥時而士  
無智愚僉曰未可者以二十餘年之間政出私  
門謀猶回適墮祖宗之法度壞 朝廷之紀綱  
民力賸剝而無餘人材衰颯而不振雖 陛下  
赫然振起風采頓殊然非堅持一意行之十年  
未可以冀中興之效也然以今日之名義揆諸  
宣和固有不同者蓋 宣和之於契丹與國也  
今日之於女真世讎也伐與國為非義滅世讎

為當然幽燕之失虜取之於前代中原之失虜  
取之於本朝前代之憾可捐而祖宗之耻不  
可以不雪惟其名義之不同故或以規恢為當  
舉然名必有實之相副義非徒說之可行求之  
在我力未足為而欲借助於夷狄則臣未見其  
可也臣觀荆襄露布之上具述得蔡之由若盡  
出於我者然以微盧燕貉等語觀之是又不能  
不藉於何邪自有載藉以來與夷狄共事者  
未嘗無禍惟周漢之興無求於彼而彼自樂從  
所謂多助之至天下順之者也若唐高祖則求

助於突厥矣肅宗則求助於回紇矣然伐隋之  
役主謀者太宗而奮力者諸將下西河破霍邑  
者太宗而非突厥也略扶風渡渭水者諸將而  
非突厥也入關之師二十萬而康稍利以兵至  
者纔五百人豈嘗專恃之乎其復長安也郭子  
儀為主將李嗣業王思禮副之王師取勝於前  
而回紇始襲擊於後廣平王俶統蕃漢之兵十  
五萬而葉護以兵至者纔四十人豈嘗專恃之  
乎高祖肅宗惟求助於夷狄是以有後日之禍  
惟不專恃於夷狄故其禍未至於極焉乃若

宣和則異於此童貫圖幽燕不能得而女真得之譚積圖雲中不能得而女真得之我師敗於蘭溝向又敗於白溝又敗於燕城而女真之兵所至輒克我不能自取寸土而即彼以求之故歲幣百萬之須吾不能卻也借糧之請犒師之請各以二十萬計吾不能拒也驅職官富戶以往而遺我空城吾不能爭也背誓弔之約而自取之吾不能校也我無可恃之實而惟虜是恃故其禍至此而極臣尚忍言之哉今觀從臣所議蓋以深得事宜獨慮帥臣既以為功欲其

虜情未順必求好以悅之道塗尚梗必借力以通之如此則今之恃虜如昔恃金國家多事從此始矣夫大戎之性冒沒貪婪一與之接烏能中絕獨不觀宣和海上之盟乎方其齎詔市馬亦未決然與之共事也其後裕陵悔悟固嘗中輟而虜責元約欲止不能侵尋蹉跌稔成大咎今帥臣既遣小使與之往來又命師徒與之會合雖曰未嘗交通不可得已若朝陵之行又復賴之臣恐無廢食之求難塞之辭自此押至雖竭吾力以奉之未足以飽豺狼之欲也或



謂故疆之復天實命之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臣  
以爲不然當宣和之世契丹潰敗逐易來歸不  
可謂非天予也而人謀弗臧以適賈禍今治化  
修明固非昔比然圖恢復之功必有恢復之人  
有恢復之人必有恢復之具謀臣勇將者恢復  
之人也聚財積粟者恢復之具也 宣和之時  
群邪用事寧有遠謀然西兵宿將盡萃闕下老  
成持重有如种師道驍悍敢戰有如湯可世而  
驅之即敵每向輒北今群賢在列豈曰乏材大  
抵文致雖優往往弗嫻武略宣威制閭實難其

入翰取翰字孰可以繼儲材待事所宜蚤圖而  
環眎諸將亦未見有种楊比者以种與楊猶不  
克濟而况弗若者乎此臣之所甚憂者一也

宣和承平熙洽公私富貴可知用兵曾未幾時  
而改盜鈔法科免夫錢所至騷然民不堪命版  
圖未復羣盜蝟興今之事力視昔何若權門有  
丘山之積公家無旬月之儲在在枵虛人人愁  
歎江湖閩浙寇警甯平民未懷生幸福者衆拊  
之以循吏卹之以寬條疾痛呻吟度幾少息而  
師期一起科歛必繁官吏緣此以誅求姦雄因

之而煽動豈細哉此臣之所甚憂者二也况於移江淮之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之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其費甚鉅其力甚難富庶之效茫未可期根本之虛其弊立見方女真年蓋謂我之葺理粗成彼之奪攘必至及其背盟入寇果如所云今昔豈異此又臣之所甚懼也伏惟陛下親政以來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二三輔臣虛懷無我進退用捨多叶物情正塗方開善類吐氣此鄉治之機也但能

持之以堅忍守之以兢畏姦聲亂色不汨清明倖臣認戚不竊威福廟堂行事常公而無私臺諫言事有值而無枉君子得行其志而小人不敢為欺正論益以開明而邪說不容眩惑則雖慶曆元祐之治指日可期國家安榮社稷長遠為陛下計孰便於此若乃釋樂成之業而冀難必之功聽可喜之言而忘立至之患此又臣之所甚惜也臣雖庸庸亦知英主有為之志臣子所當奉承顧今更張俶爾百度闕然譬猶宿疾方瘳正須保養所當厚擁深培以固元氣不

當輕舉妄動以挫本根願 陛下日與輔臣等  
之委常務於有司講安危之大計緩謁陵之禮  
而急并塞之防修理內之政以為禦外之本凡  
可以自強其國者汲汲而圖之使吾之元氣實  
根本牢則形勢自張氣燄自著雖強暴豈能  
干有道之國哉然後審度事情為之應接或用  
祖宗交遼之典故或依東晉絕虜之規模因時  
制宜期於適當至於中原舊物豈可弭忘必量  
吾力之能為然後隨機而善應與其藉虜以啟  
後患不若埃時姑固吾圉昔晉建元中北方潰

亂商浩將謀討伐王羲之諫曰今雖有可喜之  
會而內求諸已所憂乃重於所喜功未可期遺  
黎殲盡莫若先為不可勝之基頂根立執舉謀  
之未晚既而洛陽有變浩遂帥師以往修復園  
陵王彪之亦言未宜輕進皆不見從浩果喪敗  
而歸晉室益以不競今雖未有此舉然二王之  
言可為龜鑑惟 陛下審之重之毋使制閫之  
臣誤事如商浩而臣竊知言之名不勝大願

貼黃臣竊見宣和平燕之議本自姦臣 微  
廟初無固必其始也布衣安堯臣上書斥童

賈蔡京妄開邊釁大臣乞加竄殛上曰言  
路殺塞又矣豈可重罪即命以官此 徽廟  
本心也故其時內而執政外而邊臣猶有以  
正論進者其後邪說浸淫上設聖聽師行之  
日詔妄議北事者必罰無赦而宋昭以上書  
狂妄編竄海菊於是言路絕而禍階成矣  
陛下盛德黷冲開道求諫群臣仰體聖意當  
此大議必有昌言言之異同均於為國惟  
陛下悉加容納毋以沮事罪之庶幾下情獲  
伸言路無壅實天下之幸臣不揆狂僭始終

乞以 宣和為鑑仰祈 睿察

召除戶書內引劄子一

九月十三日 選德殿

臣聞當天命已定之餘而不忘戒懼者三代令  
王之所以長世也當天命未定之時而遽忘戒  
懼者後世人主之所以不克終也 臣嘗讀書而  
得基命定命之說竊以謂周之文武基命者也  
若成王則命已定矣而周公作詩以戒王乃曰  
宜監于殷駿命不易又曰命之不易無遘尔躬  
召公作書以戒王亦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夫周至成王再世

耳而文武之功配天罔極天命烏乎而遽止亦豈待祈而後求耶及觀太康之於夏太甲之於商僅一再傳而一則以盤游失國一則以欲敗度縱敗禮而幾失之天未嘗以禹湯之烈而私其子孫也是以謂之難謀是以謂之靡常然後知二公倦倦之忠非過計也然則繼守成之主其可以天命已定而忽之哉厥今天下何時也臣以爲天命未定之時也夫自 藝祖基肇造之命而 太宗定之 高宗基中興之命而 孝宗定之 聖子 神孫繼繼承承于千萬年

命之定也久矣而臣以爲未定者蓋觀皇矣之詩而知文王受命之由方天厭商亂而求民之定也始則觀之二國焉求之不獲而又觀之四國焉其德皆莫若文王者於是睠焉西顧命之爲中夏主夫豈苟然哉今中原倣擾天之簡求民主茲惟厥時使吾之德足以當天心天心必不舍而他畀也苟吾之德未足以當天心天心必轉而他之矣臣故曰此天命未定之時也 嘉定中臣繆直禁林是時韃日以興金日以削嘗中夜彷徨而起曰此吾國安危將判之秋君臣上

下恐懼修省之日也於是進祈天求命之戒  
寧宗皇帝優容狂瞽嘉數再三而權臣寡識情  
不之省自是二十餘年德政未嘗增修人心惟  
益咨怨所謂祈天求命之言直視以為迂闊而  
欺天罔人之事則益甚焉是以譴告頻仍災害  
酷烈錢塘巨浸莽為沙磧天台名零州化為湖  
而都城之災則尤曠古所未有他如彗孛飛流  
之變無歲無之盜賊兵燹之厄幾半天下吾國  
之勢蓋岌岌然上賴 九廟之靈權臣頌命  
陛下親政英明果斷薄海登觀而於外攘內修

之政未及大有所為金遼以戒告矣群雄虎爭  
猛敵焱銳豫備深防所當汲汲內顧根本猶有  
可虞而邊臣匆匆或假和以紓患或恃戰以成  
功臣以為皆非至計也昔人有言凡舉大事必  
順天心夏秋以來積陰多雨陽澤弗競而乾文  
示異數見於清臺之占因人事以推天心殆有  
甚可懼者臣是以復進祈天求命之說也然所  
謂祈者豈世俗禳小數諂瀆鬼神之謂也稽  
諸召誥曰敬德曰小民而已傳有之敬者德之  
聚能敬必有德近世大儒皆謂敬者聖學之所

以成始成終也 陛下聖學高明固嘗以毋不  
敬之言揭諸青坐朝夕仰視如對神明然所以  
害吾敬者則不可不答也儀狄之酒伐德亂性  
此害吾敬者也南威之色蕩心惑志此害吾敬  
者也 陛下於此心惕然自省曰沉湎冒色婦  
言是用昔人之所以自絕也其可不戒乎侏儒  
之戲滑稽之談此害吾敬者也 陛下於此心  
肅然自持曰優笑在前賢才在後昔人之所以  
取亡也其可不戒乎鄭聲之淫佞人之始有一  
于此皆是害敬放而遠之不可以不嚴盤游之

樂弋射之娛禽獸之珍狗馬之玩有一于此皆  
足害敬屏而絕之不可以不力如此則 陛下  
之心清明純粹萬善出焉則又反而思之曰朕  
自即位以來為權臣所誤其失有幾凡 聖心  
之所未安者即天理所未安也改之其可以或  
吝則又稽于衆曰朕言動之不中道政令之不  
合宜者其事有幾凡人情之所未允者即天意  
所未允也更之其可以或後蓋一念之愧不敢  
安此敬也一事之戾不敢忽亦敬也謹之於心  
術之微而發之於踐履之實必如湯之日躋文

王之緝熙中宗之嚴恭寅畏然後謂之無不敬  
此祈天求命之一也然召公既曰敬德又必以  
小民參之何邪蓋天之視聽因民之視聽民心  
之向背即天心之向背也權臣用事以來戕賊  
元元殆非一事蓋其始也易楮幣易鹽鈔頗用  
罔利之術而峻繩下之刑估沒編隸監及無辜  
而民怨其中也黜忠良而進貪刻舉赤子以付  
豺狼遠近嗷嗷恬不之恤而民益怨其末也屢  
誣道絕貨賂公行以服食器用爲未足而責之  
以寶玉珠璣以寶玉珠璣爲不足而責之以田

宅契券希指求進者雖殺人于貨亦所忍爲而  
民大怨矣江湖閩廣三衢之盜相挺而起生靈  
荼毒幾千萬人戶口減少殆什七八幸而無盜  
者又以官吏爭自爲盜田里荒寂州縣蕭條亦  
無異於綠林黑山之所躡躡也可勝嘆哉仰賴  
陛下布端平之詔一洗而新之然徂于舊習者  
鮮爲革心之圖困于虐政者未被息有之惠蓋  
賄道雖窒而昔之賄進者尚存賍吏雖懲而賍  
多者或反漏網加以邊事旣興江淮之間科調  
百出所至騷然民不堪命遠而襄蜀抑又可知



臣恐非所以培本根壽命脉也 陛下至仁寧  
忍聞此臣願 聖志惻然與念申頌 詔旨凡  
郡邑培刻之政邊閭科調之擾悉從禁止敢違  
命者必罰無赦至於行都近甸為沐浴雨露之  
首而楮輕物貴為生孔難愁歎之聲在在而有  
書稱文王惠鮮鰥寡皆窮悴之人奄奄就盡惠  
澤所及鮮然咸有生意此海內所望於 仁聖  
之君也宜命近臣條舉便民之畫如魏相所上  
詔書二十三事者以次行之此祈天永命之二  
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是以自

天祐之吉無不利 陛下真能敬德於上而使  
斯民懷生於下則人心悅而天意順恢拓之本  
其在斯乎天厭彘德久矣韃戎殘暴所至為墟  
必非眷命之所屬 陛下春秋鼎盛聖德日新  
惟益懋敬焉一陟一降在帝左右一游一衍若  
天與俱強勉力行悠久不息以迓續休命於無  
窮乃瞻南顧當有其日中原故物終為吾有若  
徒以力求之而不及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  
昔梁武欲取河南嘗自語曰吾之基業有如金  
甌脫致紛紜悔之何及徒以乙卯之夢群臣之

諛不能自克卒隳金甌之業追迹梁武平生所  
為違天悖理何可勝數無得天之實而希不世  
之功其失宜哉臣區區所陳本於周召聖賢典  
訓必不誤人且前日嘗以告 先皇今敢不以  
告 陛下臣之愚忠壯老一心惟聖明裁察

二

臣既以祈天求命之說為 陛下獻美區區愚  
忠未能自己輒復陳之比者王師深入或者往  
往議 朝廷之過舉臣獨有以識 陛下之本  
心蠢茲女真穢我河洛逾百年矣破罪貫盈天

命勦之則 九廟神靈所當慰安 八陵兆域

所當省謁媮安不振是以弱示敵撫機不發是

以權予敵此 陛下之本心也以名則正以義

則順議者之言無乃過乎然昔之進取者必先

立規模以為一定不移之計故十年生聚十年

教訓者越勾踐之規模也閉關息民務農講武

三年而後出師者諸葛亮之規模也惟其規模

既定確守不易凡二十三年之間非圖敵之事

則不為故越師一出而吳不能支亮雖扼於強

對亦能自保其國自 嘉定四年冬始得韓人

圍燕之報有識之士知 國家異日必與韃鄰  
既與之鄰不能無隙既與之際必至交兵臣雖  
愚懵亦嘗屢言於 朝使當是時便立一定之  
畫日夜而圖之知農之有畔如工商之有業則  
其家計之立也久矣何至遺 陛下今日之憂  
邪而權臣苟安不為遠慮邊民凋耗而無以生  
聚邊兵脆弱而無以教訓農政不修兵備不講  
而於其間繕官府以文太平受寶玉以侈符貺  
欺愚上下以固已權 陛下一朝聽政環顧內  
外無一可恃者平居支持猶懼未足况以之圖

大事乎且用兵莫急於人才武將能否短長臣  
久在遠方未之詳也姑以文臣知兵威望已著  
者言之舉世所屬曾不數人以天下之大而其  
才可以當制閫者寥寥如此豈天不生才於今  
代耶高才自負者類多摧殘而沮喪中才可勉  
者未嘗長養以作成是以彫零蕭索若是極也  
昔 仁宗時賢材最盛而歐陽修猶曰今奔走  
四方惟一杜杞使脩在今日又可勝數乎夫古  
之用人必有副貳而 祖宗故事儲帥材於監  
司今內而金陵荆鄂外而兩淮襄漢僅求充數

已患之人况於副貳乎以人材之乏臣是以憂  
進取之難也夫用兵莫急於軍食臣在嘉定  
中以使事至盱眙歸以告先帝曰間者自揚  
而之楚自楚而之盱眙經行所及凡數百里平  
疇沃壤極目亡際重湖陂澤渺漭相連而田野  
之民又皆堅悍強忍亡吳兒驕脆之態迨久駐  
邊城訪聞益審凡兩淮形勢之利如在目中然  
後喟然歎曰此天賜吾國以為大江之屏障使  
強兵足食為進取之資也今事變一新政吾更  
張規模之日謂宜又今亟行經理大修墾田之

政顯為一司以領之力本務農如周秦之用西  
土數年之後積貯充實遷民父子爭欲自保因  
其什五勒以軍法不待糧餼皆為精兵金湯之  
勢成磐石之基立則退足以守進足以攻先  
帝首肯至于再三使權臣有意為國經營選用  
得人措置有方不數年間可以坐收成效而所  
用守將大抵非材經理之方未嘗介意塞下之  
備朽然亡有一旦舉兵方遠漕浙米以入江自  
江而入淮汴既久堙又須陸運其為勞費甚於  
登天以軍食之艱臣是以憂進取之難也夫此

二難皆權臣玩愒之罪非今日措置之失今日  
適承其弊爾承三十年之弊欲整治之度非十  
年不能縱令勤敏無倍亦非三數年不可以臣  
觀之此正諸葛亮閉閣息民務農講武之時也  
願 陛下亟與大臣籌之考亮行事而參之以  
時勢之宜立為規模確然不易其間因敵制變  
固有活法要當以收斂靠實為主外則張皇聲  
勢不為敵所輕內則嚴護本根不為敵所致臣  
雖愚懵然向為 先帝言莫非恢拓之事今豈  
自渝素論哉時措之宜聖賢所貴惟 聖明裁

擇

貼黃臣竊惟今日承權臣極弊之餘猶以和  
扁繼庸醫作壞之後也其證危其力艱若一  
藥之誤至于害事則人將以責和扁而不責  
庸醫也是代為庸醫受責也兢業戒謹尤當  
百倍惟 陛下與大臣垂意與其用猛狠之  
藥不若施平穩之劑臣不勝惓惓

又貼黃臣所謂毋為敵所致者蓋兵法有致  
人不致人之說王師之出若狡虜有謀縱令  
深入然後據守險要以扼吾之前匿兵設伏

以衝吾之中抄絕餉糧以斷吾之後則吾之  
進退豈不為難此其當慮者一又或陽棄河  
南若不訾省或一年或二三年吾必大為經  
略之謀移兵屯運金穀置官吏繕城池竭東  
南事力以填無窮之壑俟吾緝理之有緒然  
後傾國而爭之當是時欲守則為力孔艱欲  
棄則前功俱廢此其當慮者二又王師盡起  
分據諸城而內之守備必虛萬一虜以輕兵  
綴吾諸城之戍而經由他道窺我三邊其將  
還師以自救耶抑姑堅守而勿顧也根本之

重豈容弗思此其當慮者三兵革一興調度  
繁夥公私之積又極殫虛不取之民將焉從  
出昔宋元嘉之政冠于江左而用兵曾未幾  
時既令王公以下至于富民各致金帛之助  
而科借之數猥及僧尼書之史冊後以為笑  
本朝宣和間外內富盛徒以燕山之後令民  
出免夫錢盜賊緣之而作比年以來民貧至  
骨 聖朝更化方事撫摩常賦猶或蠲除豈  
忍橫有科率而外間所需例下州縣州縣何  
從取辦不過責之於民彫瘵之餘豈堪朘削

臣昨守溫陵見松江制司行下收買藤麻所至皆以爲苦近至三衢又聞漕司行下收買楮皮攢發之民不勝愁歎夫藤麻楮皮細事少加抑配人己不堪設或用兵連年所須者廣欲不爲科歛勢不可得人窮好亂奸究乘之憂在腹心良非細故此其當慮者四蜀裕伐燕孟昶寶贊其決裕既北向內地空虛盧循徐道覆之謀猶豫久之晉得爲備幸而破賊豈曰成謀前事之師不容不監此其當慮者五以前二難并此五慮臣是以輒獻收斂

靠實之言惟 陛下察臣之忠而非苟異者明良會聚早定大計臣不勝懇懇效忠之至

三

臣前二疏略盡愚忠中夜以思復懼有所未盡者敢不空臆言之臣竊惟今日廟謨不可無一定之決群臣不可無相濟之和自頃偏師失利陛下特發英斷薄責帥臣姑令以功贖過蓋得秦穆用人之意而置司于泗密遼東淮仰窺聖莫沉深嘿悟進取之難漸爲收斂之計大臣至公無我不膠先入之言從容回斡蓋有不可

真山文集卷之十三  
十一  
曉然示人者然臣尚慮將帥耻於無功或云洛陽雖失東南之兩都自如或云虜將已蹙河南之戍兵盡去或又謂虜有內變未能報東門之師凡若是者若可喜而實未然也昨者洛邑之也望風輒遁汴睢之守其能堅乎一將雖亡豈無他將戍兵暫去寧保不來惟幸內變之或然則可牽制而未動然大軍多詐每能以此誰人方粘罕聚衆來南亦有林牙復與之報若廟朝不審遽信所聞猶豫之間計不早定必待敵至然後圖之則遲緩未免失機倉猝而不及審慮

曷若及今酌理勢之所宜務規模之先立按爲定論毋或轉移以之應敵庶有餘裕臣所以謂廟謨不可無一定之法也先聖有言君子和而不同所貴乎君子者以其叶心而共濟非以其阿意而相從也比者更張以來登延衆考將追元祐之風而群賢持論頗有不一之患故兵議旣興有以先發制人爲說者有以量時度力爲言者彼是此非莫能相一而臣顧以爲喜者蓋同異紛紛之中實至當之論所由出故也然朝廷之上初未嘗以同異爲好惡而縉紳之列



乃或以同異為愛憎臣則憂之夫主於先發制  
人者為國也主於量時度力者亦為國也意見  
不同同於為國蓋亦平心商榷惟是之從可也  
奚必以異已而相嫉乎 元祐中稟稟尚治矣  
惟群賢自為矛盾小人得以乘之稔成 紹聖  
之禍今雖未至於斯可不預防其漸臣願 陛  
下戒諭群臣各盡忠益事求適當不必苟同見  
有異同勿相疑忌成眾賢和朝之美取同心報  
國之功此臣所以謂群臣不可無相濟之和也  
臣志在納忠喋喋無已仰祈 聖察

四

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本之一身者體也達  
之天下者用也堯舜三王之為治六經語孟之  
為教不出乎此而大學一書由體而用本未先  
後尤明且備故先儒謂於今得見古人為學次  
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蓋其所謂格  
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體也其所謂齊家治  
國平天下者用也人主之學必以此為據依然  
後體用之全可以默識矣恭惟 陛下有高宗  
之遜志時敏有成王之緝熙光明即位以來無

一日不親近儒生無一日不講劇道義自昔好學之君未有加焉者也臣昨值龍飛之初獲預講讀之末嘗欲用大學之條目附之以經史纂集爲書以備清燕之覽匆匆去國志弗之遂而臣區區愛君憂國之念雖在畎畝未嘗少忘閑居無事則取前所欲爲而未遂者朝夕編摩名之曰大學衍義首之以帝王爲治之序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治莫不自身心始也次之以帝王爲學之本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學亦莫不自心身始也此所謂綱也首之以明道術

辨人才審治體察民情者格物致知之要也次之以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又次之謹言動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又次之以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此所謂目也而目之中又有細目焉每條之中首之以聖賢之典訓次之以古今之事跡諸儒之釋經論史有所發明者錄之臣愚一得之見亦竊附焉雖其銓次無法論議無長然人君所當知之理所當爲之事粗見於此矣陛下親政之始而臣書繕成爲卷四十有三爲帙二十有

二轍因 召對冒昧以聞伏望 聖慈察臣一  
念愛君之篤矜臣十年用功之勤特降 敕旨  
許臣投進而 陛下於機政之暇講讀之餘賜  
以覽觀其於體用之學不無秋毫之補取進止  
奉 聖旨疾速投進

得聖語申省狀

今日月十三日午時蒙 恩 選德殿內引奏事  
某再拜陞 殿首叙違去 闕庭之久蒙 恩  
收召 上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之念次讀  
第一劄至此天命未定之時也奏云臣非以

國家基業為未定也今中原無主正是上天監  
觀四方為民擇主之時 陛下若能修德以格  
天天必命 陛下為中原之主不能則天命將  
歸之他人此臣所以進祈天求命之說也 上  
首肯再三又讀至盤游之樂弋射之娛禽獸之  
珍狗馬之玩有一于此皆足以害敬某奏云禹  
之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嫚遊是好召公戒成  
王曰無若殷王受餞于酒德哉舜何至於好嫚  
遊成王何至於飲酒德忠臣愛君常儆戒於未  
然今臣所謂儀狄之酒南威之色與夫鄭聲佞

人之屬亦是做戒未然之意 上曰此數者苟  
有其二真足以害教又讀至 聖心所未安者  
即天理所未安也其奏人之心即天之心但爲  
私欲之蔽則與天不相似故 臣欲 陛下屏去  
數者之欲使此心清明純粹 陛下之心即天  
心也 上欣然嘉納又讀至人情所未允者即  
天意所未允也 上曰民心即是天心又讀至  
徇于舊習者未有革心之圖 上曰徃徃士大  
夫革面而未革心臣奏士大夫爲權臣崇尚財  
利士大夫化之但知有利而不知有義士大夫

須是知義然後可爲國家用 上曰未能不變  
在其奏此全在 陛下與大臣大明黜陟使士  
大夫知義利之分久之須能不變 上曰然又  
讀至凡都邑培克之政邊閫科調之擾悉從禁  
止因口奏申言之且乞選好監司郡守以撫摩  
其民 上曰聞卿所至視民如子某再三媿謝  
又讀至宜命近臣條舉便民之畫如魏相所上  
詔書二十三事以次而行奏云比年民之窮困  
極矣臣久在田里實親見之願 陛下與大臣  
熟議於近臣中擇其用心忠厚通曉民事者令

條具今日便民之事以次施行此乃培根本壽  
命脉之要此即所謂祈天永命也 上欣然嘉  
納讀至論梁武處奏云梁武平生奉佛不知奉  
天知愛恤僧尼不知愛恤百姓太子統慈仁好  
文梁武以事疑之使憂海而死諸子皆令典兵  
無義方之訓至於舉兵相圖如此所爲天豈肯  
付以中原 上深首肯讀第二劄至以名則正  
以義則順奏云今日欲要恢復喚作不是不得  
陛下爲人子孫當仇虜殄滅之後如何不令人  
省視宮闕如何不吊問中原遺黎徂緣故相全

不曾做得工夫所以今日倍費 陛下心力

上曰昨讀卿所上封事可見忠誠讀至第三劄

王師深入處 上曰朕亦嘗親筆行下戒敕又

讀進書劄至大學一書由體而用本末先後尤

明且備 上曰大學齊家治國平天下乃用處

須至誠意正心修身方得其奏上面更有格物

致知工夫人君於天下之理天下之事須是都

講究令透徹方能誠意正心又讀至明道術辨

人材處某奏云昨來權臣凡事皆是欺罔 陛

下是時講筵官亦爲欺罔之言臣記得一日講

官講易輒爲姦言云云臣是時深不能平欲關之又恐紛爭於陛下之前有傷事體退而自咎若使程頤朱熹當此必是與之深辨臣因自咎學力未到故不當放過處放過了上亦愕然某奏陛下須是做格物致知工夫於天下義理無不通曉則此等姦罔之言自不敢進臣於是時便欲編集此書以獻陛下緣去國之速不曾做得閑居八年此書方能成就上喜甚曰此書便好將來其奏書已在此更欲點對候得聖旨方敢投進奏劄讀畢上忽發問

福建想未是無事在某奏陛下可謂明見萬里之外福建委是未爲無事近日泉漳又破三縣蓋緣無兵無將無帥臣上問誰可作帥某奏臣亦正恐廟堂發問反復深思所以對者委未有其人上又問憲如何某奏憲亦曉事能官但要之自不可無帥容某退與丞相言之早擇帥上又問福建鹽法未變亦自未便某奏鹽法乃致寇之源緣福建潮流而至南劍又自邵武潮流而上汀州其般運甚難故鹽到汀州不勝其淆雜不勝其貴所以汀人只便於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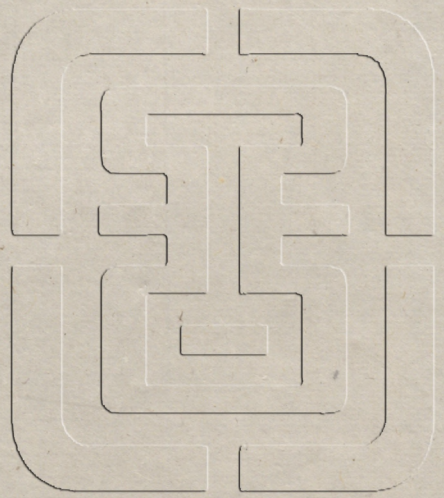
私鹽自循梅潮漳來頗近又潔白價又廉故汀人每至冬春間千百為群興販因而行劫官司一遣人追捕便至拒捍殺人此鹽賊所從起也臣昨叨闕帥深欲更張緣鹽事屬漕司則司管他不得方欲與漕臣袁甫商量區處而臣與甫各召還遂不及為容退與宰臣言之行下漕司講求利便之策遂再拜退

奏對手記九月十三日

選德殿內引奏事

始謬謂此殿為緝熙後乃知為選德殿也所得聖語除已申後省等處外又記讀

第二劄貼黃奏云不知進取之兵外公邊更有自守之兵否上曰那得來某奏云如此則甚不便豈不見古人有所謂圍魏救趙者乎魏人伐趙趙求救於齊齊將田忌用孫臏之謀引兵徑圍大梁魏人還兵自救遂以大敗今我既無自守之兵彼豈不能以輕兵綴吾諸將徑以大兵擣吾之虛乎臣所以進收斂靠實之說也此一節偶忘申述故記之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三

